

續古文辭類纂

一函
十二冊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七

下編之九

敘記類上

汪荅文書沈通明事

淮安沈通明字克赤嘗爲前明總兵官任俠輕財好從中原士大夫游士大夫皆稱之數與賊戰有功順治二年先是有巡撫田仰者素習通明之爲人加禮遇焉至是見明將亡遂屬其家通明而身自浮海去通明匿仰妻子他所會王師渡淮購仰妻子急蹤迹至通明家且并捕通明是時通明已散遣所部杜門久矣捕者凡十餘輩合譟圍其居通明走入寢室飲酒數斗裂束帛縛其愛妾負之背而牽騎手弓矢以出大呼曰若輩亦知沈將軍邪遂注矢擬捕者皆逡巡引卻通明疾馳與愛妾俱得脫僦居蘇州變姓名賣卜以自活未幾愛妾死意不自聊入靈巖山祝髮爲浮屠已

復棄浮屠服。北訪故人於鄧州。通明故魁壘丈夫也。美須頰。以飲酒自豪。又善度曲。每醉輒歌呼。鄧州市上。聞以曼聲雜之。酸楚動聽。一市皆以爲狂。而彭公子錢其州人也。素有聲望於江淮間。方罷巡撫家居。獨聞而異之。偵知通明所在。徒步往與之語。通明默不應。已詢知爲彭巡撫。乃大喜。吐實。公捉其手曰。君狀貌稍異。必將有物色之者。非我其孰爲魯朱家邪。引與俱歸。公亦豪於酒。日夜與通明縱飲。甚歡。居久之。遇赦始得出。通明少以勇力聞。嘗與賊戰。賊射之洞腹。通明急拔矢。裂甲裳裹其創。往逐射者。竟殺其人而還。由是一軍皆壯之。今且年八十餘矣。膂力雖少衰。而飲酒不減少時。任俠自喜。亦如故也。始居蘇州。變姓名曰申宗耿。及爲浮屠。又名元弇。劉吏部公勇曾有序贈之。至比諸前宋姚平仲。龍伯康云。夫明季戰爭之際。四方奇才輩出。如予所紀乙邦才。江天

一及通明之屬。率倜儻非常之器。意氣幹略。橫從百出。此皆予之所及聞也。其他流落渙沒。爲予所不及聞。而不得載筆以紀者。又不知幾何人。然而卒無補於明之亡者。何與。當此之時。或有其人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至於廟堂枋事之臣。非淫邪朋比。卽鬪茸委瑣。懷祿耽寵之流。當其有事。不獨掣若人之肘也。必從而加媒孽焉。及一旦憤決潰裂。援手無策。則槩誣天下以乏才。嗚呼。其真乏才也邪。詩有之。誰秉國成。不自爲政。此予所以歎也。

胡稚威王大夫述

甲辰二月。予自杭以舟而東。有上虞人求載者。狀甚遽。叩之。乃對曰。吾大夫王君卒次歸喪京師。吾將從邑人祖焉。語終蹙然。于是詢之曰。子之君亦奚政之惠于若土乎。訟息乎。獄罄乎。刑不施乎。盜賊徙去乎。利興而害剔。而教化徧洽乎。則默然哂。遲然應曰。否。

否然則子之情如喪親愛而不能已其若何曰吾大夫爲治訟卽
不息而聽以平獄卽不罄無濫且有恤也刑不得不施而慎又從
其省者盜賊或閒發擒于庭治而諭勸之時時悛吏胥不得奸武
猾不得暴催科無有迫當事無有惑是盡心於民彼利之予而害
之去教之行而化之及果令一人責耶吾固好遊今天下割省大
小十五嘗以至焉郡百數十州邑幾二千守長廉惠未數聞其貪
黷殘鄙接壤聯境符出一孔求吾大夫之政以賢于盜祿血國豈
不謂遠哉如必子之所云古吏之良也于今其奚獲焉予聞而喟
然夫三代而上非賢且仁者無以蒞官故其政均而民不知所頌
三代之下所以爲治者旣衰若兩漢循吏猶多以養民導俗爲務
後世益嬪選舉術乖託要重者雖玷位無罪善諂賂者而牢賊曰
才是以民誹不服具瞻而嘻若王大夫于虞非有異施家感人說

已懼若來者之難似然。孟子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其信然乎？呼。

胡稚威書李晉福

李晉福者，事景州諸生趙遵譜爲僮。崇禎中，大兵入塞，破畿南郡縣，略地至景州。晉福方隨遵譜行野外，倉卒被擄去。家人未知也，去數日，晉福潛自兵中還，言狀。遵譜家皆痛哭，旋呼晉福已不知所之意，其亡去也。後三歲，遵譜忽自歸，家人且歡且愕，以問遵譜。皆晉福所爲。晉福初以被擄告其家，卽從遵譜出塞外，備歷危苦。遵譜初見俘時，本乘馬，馬爲人奪，與晉福徒跣行，居塞外久之。有騎過，遵譜識爲已馬，直奪之。騎者怒，拔刀砍遵譜仆地，流血幾死。晉福負歸土舍中，求藥裹創，僅乃獲愈。遵譜性慙，負氣不能爲人下。晉福戒曰：若此，且速禍。當忍俟之，脫可得歸，縱不然，猶幸免。

爲人戮而尙欲如家居態乎兩人在兵中日益習其弁校試問晉福晉福詭言遵譜吾弟也兵中嘗呼遵譜有所役使晉福輒曰彼小弱不任爲代遵譜役兵中旣多喜晉福者後稍弛其防晉福乘閒乃遣遵譜亡歸竟得至家遵譜歸一年晉福亦逃入塞見遵譜持相泣也遵譜於當時無晉福者擄死久矣晉福崎嶇不顧患難死亡以從遵譜卒能全而脫之而已亦免焉彼所謂古烈丈夫之風者耶

梅伯言書李林孫事

邠縣陳伯瑜任俠士也嘗於巡撫某公座大言曰某某處教匪當起時乾隆六十年矣天下乂安坐中皆搢紳先生大吏官屬也大譁以爲妖人喉某公卽座上執之伯瑜曰執我易耳若何者而釋無何川楚賊果起官吏皆驚禮爲上客時賊眾已蔓延然未入

河南界河南路四通輕徙鳥舉不可制當事者尤是爲憂而浸淫聞賊自襄城來文武吏皆他出守禦獨布政使馬慧裕提空名守城實無兵用伯瑜計得襄城李林孫以五百人破賊襄城時賊已大至臨水欲渡聞伯瑜以二百五十人閱矣也戲觀之未及戰而後陳囂林孫以二百五十人出其背賊前後相紛拏殺傷過當乃遁去林孫已破賊襄城其鄉兵聲聞梁楚間林嵐乞其兵守盧氏賊帥張潮兒來攻眾號十萬可二三萬嵐卒不滿二千莫敢進嵐謝其眾曰公等皆林孫人徒死無益指大樹曰我官也死是閒耳眾怒曰誰無面目者致公爲此言今日戰有不勝賊而生者撞大石破腦死嵐拜眾亦拜遂戰賊幾殲賊走且詬曰我識若我識若林嵐者河南省試用知縣後爲安徽省同知有蓋方泌者爲陝西商州州同亦善使鄉民常敗言笑如平常眾怒曰見人父兄子弟

死反笑爲固不可解也。方泌曰：賊小勝，驕矣。我報父兄子弟仇，戰必勝，珍寶盡有之。我故樂而笑也。眾氣振，復戰，乃大勝。方泌至前，戰地呼亡者而哭曰：好男子，不見吾殺賊而死也。因伏地哭，不能已。眾皆哭。汪士鋈曰：吾往來梁楚間，問所聞李林孫者，見之襄城逆旅中，年六十餘矣。而溫厚長者，士鋈與言，言形勢王相用兵，奇正之道，皆不省曰：大豪傑，無他得人心耳。

梅伯言書楊氏婢

楊氏之寡妾，以貧故，不安於室。嫁有日矣。未嫁前，一夕呼其婢，不應者三。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叱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婦者？曰：我婢。我婢妾方持剪刀落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曙呼其婢曰：汝今竟何如？吾復爲爾主矣。婢叩頭泣。妾亦泣，竟謝媒妁不行。後將嫁其婢，婢曰：人以我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終不去。楊氏

門亦不嫁妾之夫楊勤恪公錫紱子也

傳

吳南屏書謝御史

謝御史者吾楚湘鄉謝薌泉先生也當乾隆末宰相和珅用事權焰張有寵奴常乘珅車以出人避之莫敢詰先生爲御史巡城遇之怒命卒曳下奴笞之奴曰汝敢笞我我乘我主車汝敢笞我先益生大怒痛笞奴遂焚燒其車曰此車豈復堪宰相坐耶九衢中

人聚觀譁呼曰此真好御史矣和珅恨之假他事削其籍以歸先生文章名一時喜山水乃遍游江浙所至人士爭奉筇屐迎飲酒賦詩名益高天下之人皆傳稱燒車謝御史和珅誅復官部郎以卒及道光癸巳之歲河南裕州知州謝興曉以卓異薦入都裕州

御史之子由翰林改官者也引見時唱陳名貫畢皇上問曰汝湖南人作京語何也興曉對言臣父謝振定歷官翰林御史臣生

長京師。上忽悟曰：爾乃燒和珅車謝御史之子耶？因褒獎興曉家世，勉以職事。明日，上語閣臣：朕少時聞謝御史燒車事，心壯之。昨見其子來，甚喜。未幾，命擢興曉敘州府知府。方裕州人見時，吾鄉人士在京師者盛傳。天語以爲謝氏父子之至榮也。又幸薌泉先生之生於其鄉，而以相誇耀也。敏樹得知其本末如此云。敏樹又記在都時有郎官當推御史者，語次因舉薌泉先生之事。郎官謂曰：薌泉負學問文章，又彼時清議尙重，故去官而名益高。身且便，今我等人材旣弗如，而時所重者獨官祿耳。御史言事輕，則友朋笑重，則恐觸罪。一朝跌足，誰肯相顧盼耶？且家口數十，安所賴耶？余無以進之。嗟夫！昔之士風人情猶之今也。以裕州今日家世之榮，孰不欣羨而願其有是？孰知當薌泉先生罷官時，同朝行輩中必有相侮笑者，譏毀者，畏罪累而不敢附和者，其家人

居室必不如在官之樂者。且使先生官不罷。其進取抑未可量。一遭斥逐。終以不振。獨氣節重江湖間耳。然則先生之燒車之時。亦可謂計慮之不詳盡者耶。

鄭子尹遷居紀事

道光二十六年口月九日。昧爽。奉先府君之魂帛。先孺人之神主。從祖曾高三世之主。自堯灣寓宅。遷於望山堂。珍斬衰苴絰杖。率一妻一男三女。各服其服。從以次安而畢。乃哭於門外之次。哭吾父也。而因哭吾母。哭吾父母也。而因哭吾祖曾。哭吾父母祖曾。而因自哭吾身。蓋痛吾母之偕居終世。而不及見斯堂也。痛吾父之及見構架。而又不能待數月入居之也。痛吾祖曾自後之子孫。遂長爲斯里人。而其墳墓遂棄之。兩日程外也。痛吾身飢寒困苦之餘。始僅依先人墓下。奠四仲享獻之居。而行年四十已衰。茶如六

七十歲人而凡善吾子瞻吾弟收吾諸從使永保有斯堂者知復能盡遂吾志否也哭無常聲繼之以血匠者曰人宅吉事也而如此若非宜者嗚呼吾能無痛哉吾又奚知吉與不吉哉書之榜於堂以紀來居之始

薛叔耘書桐城程忠烈公遺事

并序

贈太子太保記名提督忠烈程公學啟發迹在安慶授命在嘉興而其下蘇州一役功最高雖三尺童子聞其名莫不敬悚余嘗病官書載公戰功雖具而公之雄略偉節有未詳者謹再摭拾所聞以俟作史者采擇云

公幼不喜讀書亦不事生產然倜儻有大志粵賊陷桐城聞其名購求不得乃執其父以招之其父貽以密書曰忠孝不兩全汝可爲我一出伺賊之瑕得當以報國亦大丈夫事也公乃出詣賊而

父得釋。僞英王陳玉成奇愛之。稍任以兵事。俾屬僞將葉芸來守安慶。芸來倚如左右手。娶以女甥高氏。今尙書威毅伯曾公之圍安慶也。陳玉成自江南大舉來援。累爲楚軍諸將所折挫。圍益急。芸來分其悍黨授公。俾出駐城外。爲犄角。公私忖圖。賊數年迄未得閒。今其時矣。遂以其眾降官軍。日呼賊黨出降。賊窘且惛。搏公妻子於城上。公率降眾導官軍晝夜環攻。未匝月而城拔。賊眾殲焉。曾文正公自祁門來。公進謁。文正奇之。使將千人而未大用也。會今大學士肅毅伯合肥李公以道員率師赴援上海。乃命公屬李公東下。李公旣巡撫江蘇。僅有上海彈丸地。賊糾黨數十萬來攻。李公督諸軍大創之。又至。又大創之。凡三卻悍賊。而公之功爲最多。賊自是不敢窺上海。公領偏師進克旁縣十數。李公察公才可。獨當一面。漸令增募其眾。至七八千人。使洋將戈登以常勝軍

三千人與俱進逼蘇州公批亢蹈危力爭要害稍翦城外賊壘僞忠王李秀成自金陵聞警赴救累戰皆敗當是時李公遣諸軍由常熟趨無錫以斷賊常州之援秀成以謂無錫道不通則蘇城危乃大會諸酋與我軍鏖戰無錫境上喪其眾十萬復遁入蘇城拒守適李公由滬至蘇督軍破婁門外石壘長城燬賊營略盡公亦盡奪蠡口黃埭滸墅關諸隘水陸軍三面傅城賊眾兇懼是時秀成之黨惟僞慕王譚紹洸所部皆粵賊每戰猶致死自僞納王郅雲官以下皆有貳志副將鄭國魁與雲官有舊雲官密致款於國魁爲介紹於公公與國魁及戈登以單舸會雲官等於洋澄湖賊黨謀殺公雲官苦止之公與雲官等約爲兄弟俾斬秀成紹洸以獻諸酋不忍於秀成請圖紹洸公與諸酋指天誓曰自今以往富貴相保匿惴不告必死於礮諸酋亦指天誓曰自今以往反正輸

誠有淪此盟。必死於兵。誓畢。各歸其軍。旣而秀成察雲官等戰不力。覺有變。自度力不能制。而上游官軍攻金陵甚急。秀成迫欲赴援。乃以守城事屬紹洸。執手泣別曰。好爲之。無幾相見。遂率死黨及其孥賄乘舟宵走。官軍以西洋炸礮攻城。賊益不支。越三日。紹洸召雲官等焚香設誓。雲官使其從者刺殺紹洸。遂據紹洸僞府。夜開齊門迎降。公令鄭國魁以二營入城。時同治二年十月丁卯也。明日。賊獻紹洸首。公親入城撫視。精壯猶逾十萬。降酋列名者八人曰。僞納王郅雲官。僞比王伍貴文。僞康王汪安均。僞甯王周文佳。僞天將范啟發。張大洲。汪懷武。汪有爲。方畝。血誓死生。乞公請於李公。求授總兵副將等官。署其眾爲二十營。仍屯闔門胥門盤門齊門。雲官猶未薙髮。公欲無許。恐有變。乃姑許之。而密白李公請誅之。李公謂殺降不祥。恐嘉興常州賊黨聞之。堅守不下。公

固爭之曰。今賊眾能戰者十倍於我。粟支五年。卽令憑城拒守。我軍攻之。非數年不下。徒多殺士卒。與脅從之民無爲也。僂八人而全數百萬生靈之命。不亦可乎。人責鬼譴。某自當之。公不從某言。請公自爲之。某不敢與聞軍事矣。李公曰。旣若此。任汝爲之。毋償吾事。公乃復入城。與雲官等要約。以李公命盡許。所請勸令出城。行參謁禮。明日日方中。李公臨公營。雲官等詣營。請李公受謁。公分軍守婁門。且陰遣營遮其歸路。李公見八人者。慰勞周至。漸引其從者宴於外。肅八人者設宴帳中。稱有公事。遽歸大營。俄而礮聲舉。營門閉。婁門軍亦舉礮應之。八人者相視色動。回顧從者皆不在旁。欲出不得。忽聞大呼殺賊。蒼頭卒百餘人挺矛直入。八人者驚起止之曰。願見撫軍。惟命是聽。卒遽前斫之。皆死。八人者將死。皆頓足曰。乃爲程某所賣。公自婁門馳入。雲官僞府以雲官之